

大泽湖湿地

骆志平

大泽湖湿地是候鸟的天堂。候鸟栖息于湿地水草丛，往南走几步，能拽到月亮岛的衣襟，踮起脚尖往北望一望，能看到湘江古镇群的飞檐和翘角。

春风穿过湿地的时候，给大泽湖湿地披上了一件城市的衣裳。候鸟们回来了，一拨又一拨。刚开始，以为走错了地方，晃着脑袋，这里瞧瞧，那边看看，振起的翅膀拍打着草丛中的蝴蝶。一年没来，过去的湿地，更换了门庭，水草蔓延到了城市马路边。

那天一早，我去寻找野鸟的踪迹，水鸟们都还没起床，我悄悄溜进水湾边，正好看到一只白鹭伸着懒腰，一跼一跼的在那醒瞌睡，白色的翅膀耷拉着，看上去衣衫不整。

想必昨晚的草丛很迷人，若是划着轻舟滑过去，肯定能捡到鸟蛋一窝窝。我吹了几声口哨，草丛中又伸出了几只小脑壳，黑的黄的蓝的白的全都有，有一只白色小鸟很警惕，嗖的一声，飞出了草丛。

我挥挥手，让它放下内心的恐慌，未曾想，小白鸟还是很小心，振动翅膀，飞到了一棵水杉上，眼珠子不停地转动着，我赶忙静坐在草地上，装着没有看见它。隔了一会，小白鸟终于振起翅膀，落入草丛中。

我在四周转了转，湿地公园打扮得很用心，这里露出点小红花，那里伸出点小荞麦，还有成片的水稻和荷塘，反复穿插退让，不乏野趣，不避红尘，和过去相比，更显精神和气质。

宠物公园、儿童乐场、小型足球场、篮球场、体育乐园、自助淋浴房分散在起伏的湿地中，一点都不抢眼。塑胶跑道，骑道暗隐于绿荫中。转过一片小草地，又进入了一片小水湾。

游道迂回，用的是长条形板材，看似大理石，光滑素雅，悬于地面上，足有十厘米空隙。

白天看水鸟的人多，有时，彩虹桥上挪不动脚，刚开始，水鸟有些认生，躲到了那片湖水包裹的草丛中。现在，水鸟习惯了，飞到了外围草地中，俏皮一点的还会绕着游人飞，甚至追着小孩子，玩起了捉迷藏。

环绕湿地架起的观景廊桥，轻钢结构，白天是游道，晚上像彩虹，舒缓了湿地的压力，拉开了游人的视野。远处，水草丰茂，一朵一朵盘在水中，似绿岛、似鸟窝，似带着喜字的新房，水鸟们踩着荷叶过来，扑腾的翅膀，时隐时现，有两只过于亲热，让甜蜜的拥抱走了光。

小虫儿醒了，芦苇爆出了小芦尖，水中的小鱼儿时不时摆动一下小尾巴，好像都知道水鸟回来了。最惹眼的几朵桃红，伴着婀娜的杨柳，守在湿地岸边，让人一眼就瞄到了春天的面颊。

不少游客绕着柔软的湿地，一个劲地拍着照。

那时，湿地野性很足，找不到伸脚的地方，稍往里面挪下步，就沾了满脚的泥巴，有一条小蚯蚓黏在黑乎乎的鞋底上，不停扭动着身子，我未敢伤害它，只是捏着它的脖子，将其放回了泥草中。

水鸟孕育的沃土，营养丰富，滋生了不少微生物，反过来，那些小生命，又充当了水鸟的口粮。天然的野趣，带来了水鸟的惦记，每年来了又走，去了又回，好像燕子惦念着老旧的檐梁，春风一回，便赶回念念不忘的故乡。

如今，大泽湖湿地躺进了城市的怀抱，不知水鸟们是否也和刚刚进城的农民一样，充满了好奇和喜悦。那些疯长的野草，打滑的田埂，灵动的小花蛇，早已归化于流逝的光阴中。

过去，扛着锄头的泥腿子常来这边盘泥鳅，身边的娃子，看到水鸟，搓起小泥团，比谁砸得远。水鸟们怕挨打，赶忙振动翅膀，飞得远远的，跑得慢的，羽毛上总会沾上一点小泥巴。

现在不用怕了，乡下孩子进了城，湿地周边蹲有电子小哨兵，水鸟打个哈欠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哪个还敢拾起泥团去撒野。两个时代的变迁，带给了大泽湖湿地两种不同的感怀。

像大泽湖湿地这样，居城市滨江地带，超颜值、超生态的地方已不多。3000亩湿地，800亩水面，场面很大，水鸟家园，城市乐园，大本钱赢得了大掌声。

或许，水鸟们看懂了我的心思，当我再次靠近水草丛时，都慢慢起了床，有的站在湿地上振起了翅膀；有的贴着水面，掠起水中朝霞；有的低着头，一啄一啄地刨着地面的小虫儿。

恩师潘云冰

刘庆选



2007年，岳阳二中百年校庆，潘云冰老师（中）与学生合影。

通讯员 摄

第一次见到潘云冰老师，是在1966年喧闹的五月。彼时我是岳阳二中87班的初一学生，远远望见众人围着潘云冰老师与她的丈夫、也是我的班主任周平阶老师，周老师正竭力劝说着情绪激动的学生们。那仓促而模糊的第一面，为我的人生刻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此后，我的人生便步入寒冬。学校停课闹革命，直到1968年底上山下乡。满打满算，只读了一年初中的我，却顶着“六八届初中毕业生”的名义，下乡插队在岳阳县郭镇公社皈中大队。三年插队的日子里，我最羡慕的是，与我同龄的村里孩子能够早出晚归地读高中。我不满16岁下乡插队，公社多次推荐我招工，前3次都因政审未能成行。终于熬到了岳阳港务局来队招工，我被分配到2311轮上烧锅炉，开始了挥汗如雨的行駛于三湘四水与炉火相伴的七载日夜。船上的日子枯燥乏味，除了靠岸加煤，全年只有脱产休假可上岸。那几年，我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重返校园读书。

1977年冬天，恢复高考如同一道闪电，照亮了我的人生。我顺利通过了两天文化考试，参加了体检，却因父亲于抗日战争期间在“国军”服役的历史问题，最终与升学失之交臂。

我没有倒下，决心用尽全部的力气，去叩响1978年夏天那扇决定命运的大门。我押上了全年的指望——那珍贵的五十四天假期，走进了潘云冰老师主持的高考复习班。第二次见到潘老师，便是此时。她面容有些憔悴，似是大病初愈，既要面对我们这群学业上嗷嗷待哺的考生，又要照料家中两个还在读书的女儿。教学和生活的重担，并未消减她眼中的光芒。

耳提面命，不足两月，师生情谊，却绵延了近半个世纪。

刚进复习班不久，潘老师特意找我谈了一次话。她仔细询问了我的工作、学习和生活情况。听完我叙述插队、烧锅炉的经历后，她

沉思片刻，帮我分析道：“你离开学校十年了，是六八届初中生，真正认真读书不到一年时间。现在要在一个多月里补习全部高中课程，肯定不够。考文科有五门课，对你最困难的是数学。如果花全部时间补数学，不仅效果不好，还会耽误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政治等课。我的建议是，数学就跟班听课，把主要精力放在那三门上，争取用文科优势把数学的失分补回来，达到录取线。”这番透彻的分析，如同拨云见日，为我指明了最切合实际的学习路径。

复习班的课堂上，潘老师对我的习作指导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。她不仅教我“文章之道，首在立意，贵在清晰”的道理，更是一次次为我细致批改。尤其难忘的是，有一次我在习作中写下了“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”的句子，潘老师阅后，特意把我叫到一旁，轻声而坚定地指出：“写作要慎重，别用这种立场模糊的措辞。”那时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，她的这番提醒，展现出了超凡的独立思考 and 语言敏感。这不仅是一次文字修改，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，让我更加意识到词语背后蕴含的人文立场和时代风向。

临考前夕，潘老师又一次找到我，特别叮嘱道：“数学试卷，每道题知道多少就做多少，每一个解题步骤都是可以拿分的。”这句具体的应试技巧，饱含老师对学生的深切关怀与细致入微的指点。

在潘云冰等老师的谆谆教诲和我自身拼命努力之下，1978年夏天的全国高考，我的成绩终于上了重点线。而潘老师却因操劳过度，再次住进了医院。成绩公布后，面临填报志愿这个人生的关键抉择，我专程

由于种种原因，直到退休好久了，我都没到过湖南享誉世界的张家界。作为省会长沙的媒体人，这是一件憾事，说起来有点丢份。前几年，我想过携妻去一趟张家界（妻去过多次），但小腿骨遭遇老年退行性病变，时不时隐隐作痛，又怕到张家界要爬山，引发老年陈疾，因之犹犹豫豫，耽搁了。

在犹犹豫豫了许多次后，我觉得还是得到张家界去“开疆拓土”，至于旅游的质量，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妻也劝我还是去张家界看看，并提醒说那里有轿子，走不动了，可以坐轿子观光。对于坐轿子，我有些抵触情绪，主要是觉得让人抬着，对抬轿人来说，颇有点不敬。旁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感觉。

我是不屑于跟大团的，于是，近日与一家旅行社沟通，报了个夫妻二人团，三天两晚游，一名导游兼司机一台车始终跟着，贴身服务。价格也还人道，旅游加来回动车票费，两人约4000块钱。

第一天从长沙坐动车中午到达张家界西站，与导游接上了头。下午游金鞭溪，车开到景区门前。导游一路讲解，一路慢慢游，至半路，游不动了，便打回转，出了景区，坐车回位于张家界武陵源区的宾馆。

第二天游张家界的核心景区，包括天子山、杨家界、袁家界、十里画廊等。

游天子山、杨家界时还勉强。到最核心的景区袁家界了，这里几公里长的景区，据说上坡下坡特别多，又拥挤。我怕引发了腿上的旧疾，准备放弃，但又心有不甘，因为这里的景色最为动人，其中的石英砂岩大峰林，惊心动魄。美国著名电影《阿凡达》，拍摄时曾在这里的“南天一柱”景点取景。

导游知道了我的意思后，马上提议说，可以坐轿子的，并指了指旁边一处地方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一下便看到了有三架轿子在候客。这种轿

前往病房探视，征求她的意见。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“你的年纪比应届生大多了，成绩刚过重点线，主要是想离开船上的环境，重返校园读书。我的意见是，第一志愿报湖南师院，第二志愿报岳阳师专，这样可确保录取。”她寥寥数语，清醒而务实，为我这个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，规划了一条最稳妥可靠的道路。

命运终于对我展露笑颜，我得以进入湖南师范学院继续求学。之后重新工作，历经了多个岗位。人前，我承担着不同的职责；人后，每当遇到重大抉择，我总会想起潘老师那清亮而坚定的眼神，想起她教导我们为人做事的风骨与睿智。

然而，心中有一处极为自贵的遗憾却愈深，潘老师与周平阶老师，有一个朴素的心愿——想去湘西凤凰看看。那时，我总被公务缠身，以为来日方长，最终未能亲自陪同。回想起来，愧疚如芒在背。

周平阶老师离去，已近十载了。这份遗憾，也随之化为了更深沉的牵挂。令我动容且心酸的是，潘老师至今仍沉浸在不尽的思念中，未能真正走出来。老师夫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相助、相濡以沫、伉俪情深，给未亡人留下的孤寂竟是如此深重。

欣慰的是，潘老师以其傲霜斗雪的风骨，诠释了生命的坚韧。她虽年近九旬，依旧精神矍铄，吟诗作画。在她近期画作上，总题着“云淡风轻，冰雪精神”。我以为，这八个字，正是她一生写照——如云之淡泊，如风之清轻，更拥有冰之纯净、雪之坚韧的魂魄。

恩师当年在我心中种下的，不仅是春天的希望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感念与清醒。这盏在人生至暗时刻被点燃的灯，其光焰，温暖并照亮了我其后的整个人生。我愿将这份心绪，都化作对恩师最虔诚的祈祷和最诚挚的感恩。



作者当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。通讯员 摄

子，比较简陋，两边是两根三米多长的竹竿，两头各绑着尺把长的短杠作抬肩，中间绑着一把藤椅，供客人坐。一问价格，400元包游袁家界各景点。我在网上查过，这里坐轿一般200元左右一次，400元似有坐地起价的嫌疑，但我不想与轿夫讲价。上轿子时，我有点不自在。两个轿夫却是欢欢喜喜，看不到一点敌意。

上轿后，两个轿夫便步调一致，开始在人流中快速推进。到一处观景点，轿子得停一会儿，供游客观景拍照。这里的步道或许是人工凿出来的，不是很宽，游客摩肩接踵，移动较慢。前面的轿夫，边走边吆喝。那声音，不仅没有半点羞涩，而且很豪迈。中外游客往两边分开，好奇的眼光，惊讶的眼光，不满的眼光，混合着一齐投射了过来。

看到这一幕幕，我也如轿夫一样，豪迈了起来。要知道，能在人满为患的世界级旅游景点，让中外游客像麦穗一样纷纷迅速地倒向两边的排场，不是谁都能享受到的，这要多大的大佬才能如愿以偿啊。而今，我花区区400块钱就轻而易举地做到了，这太值了。不过，我又想到了更多，我觉得，我有坐轿子在著名景点观光的权利，但我显然没有在此打扰中外游客的权利，我不是越界了？难怪有些游客会投来不满的眼光。不过，我又想，如果轿夫抬着我跟着游客慢慢游，那也不现实，因为那样的话，轿夫会很累会吃不消的，于心何忍。那景区禁了轿不就行了。那也不行，那不活生生砸了轿夫们的饭碗？嗨，真是煎熬！好在袁家界之旅，不久便到了终点，我的袁家界心理之旅，也矛盾地结束了。

游完四个景点，尽管中间坐了一回轿子，还是走了12000余步，大大超出了我平时散步时的步数，腰背与腿都有酸痛感。尽管如此，首游张家界，心里还是蛮开心的。

作家写作家

手握28部著作的王琼华先生，是一位用文字丈量故土、以故事缝补时光的乡愁文人。

郴州这座被称为“林邑”的古城，不仅以“天下第十八福地”的美誉吸引着寻幽探胜的旅人，更因滋养了一批像王琼华这样的作家而焕发出别样的文化光彩。他笔下的故事，如同郴州裕后街的青石板路，沉淀着岁月的回响；他塑造的人物，仿佛是汝城祠堂的飞檐斗拱，承载着厚重的乡土记忆。

在他的小小小说《最后一碗黄豆》中，那个蹲在染锅前嚼黄豆的少年，正是他创作生涯的隐喻性起点。爷爷用黄豆串起的不仅是染布的技艺，更是一代代人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智慧。爷爷临终交代完“最后一碗金灿灿的黄豆”，这看似平凡的食物便化作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种，让那位“著名企业家”在慈善的道路上找到了生命的真谛。

这种对“物”的哲学化书写，贯穿了王琼华的创作始终。

在《一汤陈》中，鱼头汤的秘方成为两代人命运转折的钥匙；《井水有点几咸》里，犀牛井的盐香则承载着市井生活的百味杂陈。这些故事无不印证着王琼华“小小小说要讲好大道理”的创作理念。

郴州市郴江河岸的裕后街，是王琼华文学世界的核心坐标。他的“裕后街风情系列”作品，便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的文学图谱。

《琴铺》里的古琴声、《捏仙张》中的泥塑魂、《蔡记纸铺》的墨香余韵，这些篇章如同一幅幅民俗画卷，将郴州的历史纹理与市井温度熔铸于字里行间。王琼华“用想象还原人物美德”，其笔下人物“在善与恶的交锋中展现出人性的微光”。

王琼华的职业生涯充满传奇色彩。从党政机关到市作家协会主席，他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敏锐洞察。官场公文与文学创作的撕扯，曾让他像株被移植的古木，会议室的红灯笼与稿纸上的墨梅在记忆里交替浮现。在《官场密语》三部曲中，他以犀利的笔触剖析权力场中的生态，被誉为“官场小说的另类观察家”。然而，他更珍视的创作身份是“郴州故事的讲述者”。《东江湖传》将郴州山水与工业文明碰撞的阵痛化作诗性文本，《还我风骚》则以女性的视角重构了地域文化记忆。

这种对本土文化的深情回望，使他的作品兼具文学性与在地性。汝城祠堂的飞檐、裕后街的石板、上黄门的唐柏，这些文化符号不仅是故事的背景，更是精神世界的锚点。

2024年春，王琼华以“裕后街风情系列”斩获第十届小小小说金麻雀奖。评委评价其作品“以一波三折的情节、鲜明的人物群像，书写时代命运与社会变迁”。这份殊荣，不仅是对他创作实绩的肯定，更标志着郴州文学在当代文坛的崛起。

在颁奖典礼上，他手捧沉甸甸的奖杯，心中或许浮现出了“爷爷”嚼黄豆的佝偻身影。王琼华始终保持着对文学最朴素的敬畏：“小小小说是针尖上的舞蹈，要在方寸之间见天地”。这种创作理念，在《心事》等作品中得到完美诠释，它通过三言两语的对话，便勾勒出人性在善恶之间的挣扎与抉择。

若说王琼华的笔触有重量，那必定是铀矿石般的质地。2024年出版的《籍贯711》，是他用五年深耕光阴淬炼的史诗。为还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背后的功勋铀矿故事，他走遍矿区每个角落，从数百个故事中精选39段，从800张旧照里挑出37帧，将711矿人的血汗与荣光凝炼成文字。他曾感慨：“那些隐姓埋名的矿工，有些连墓碑都找不到，可他们的故事，总得有人记住。”

如今的王琼华先生，依然保持着每日笔耕的习惯。他相信，真正的文学灵感，始终扎根在大地深处，在那些被时光雕琢的细节里，在乡民们口口相传的故事中。

王琼华用半生时间，将郴州的风土人情酿成文字的琼浆。他的作品如同裕后街的青砖灰瓦，成为这座城市不可磨灭的文化胎记。当读者翻开他的书页时，不仅能触摸到历史的脉动，更能感受到一个作家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王琼华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郴州市作家协会主席）

琼玉蕴文心 华章照故里

卢圣锋



首游张家界

曾德凤